



1989

QUANGUO

全国优秀少年小说选

YOUXIU
SHAONIAN
XIAOSHUOXUAN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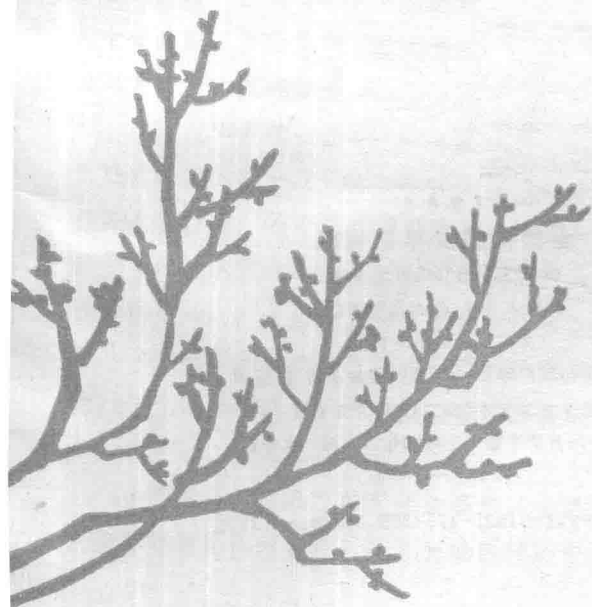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全国优秀少年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德凤

封面设计 费嘉

1989

全国优秀少年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3插页 165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1-01825-1/I·229 定价: 3.20元

编 选 说 明

社会主义新时期儿童文学小百花园日渐繁茂，儿童小说创作更显得蓬勃多姿。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各地儿童小说的年发表量达六百篇以上，因此，编辑出版儿童小说年选集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提供一年间儿童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便于检阅成绩，探究不足，对于推动儿童小说创作进一步的繁荣十分有益，对于儿童文学其他样式创作的发展，无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选集的编选，是在《儿童文学选刊》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儿童文学选刊》自创刊以来，各地报刊，特别是少年儿童报刊，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经常向我们推荐新发表的优秀的或有特色的作品，使这个刊物成为儿童文学界创作交流的园地，广大读者集中赏览佳作的窗口。儿童小说选集则从《选刊》入选作品中再次筛选编辑而成。奇花异卉共采撷，《儿童文学选刊》和儿童小说选集的编辑出版，是与各方面的关切、帮助分不开的。

本选集从一九八三年起逐年编选，主要编选短篇小说，但不标短篇小说选字样，以容有编选精粹中篇的余地。入选

作品的编排按发表先后为序。

在选编佳作的同时，我们将争取做到，或由编辑部成员，或约请作家、评论家，对一年间的儿童小说创作进行简要、切实的评论，发一家之言，作为序，或作为书后附文，供读者参考。

编辑儿童文学作品年编本，也是一项文化积累工作，需要慎重从事；希望儿童文学界和读者对本选集的编选出版工作不吝指教，俾便改进。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上海

从近年来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向看，儿童小说实际上是供少年阅读的小说，故本选集从一九八八年选本开始，改称少年小说选，谨此说明。

一九八九年三月

宽广与深邃

——序

雷 达

读完收在这里的24篇作品，我的心被一种纯真而清澈的美激荡着，喜悦而又兴奋。就像一个饥渴者进入一片丰美的文学绿洲，有痛饮甘泉之快。我知道，我之所以有此新鲜而强烈的感受，与我长期接触成人界的文学有关，被那里常见的情感方式磨钝了感觉，一旦闯入儿童文学界，有种发现的惊喜，补偿的满足。

然而，事情远不止于此。对成人小说的情况我是较为熟悉的，尽管它更加丰富，更加缭乱，文学思潮更加起伏，但近年来我却不能不时时产生一种进入低谷的感觉。这当然是就总体而言。可是在儿童文学界，就这次接触的不算很少的作品来看，却有种异样的感觉：它们显示着一种执着而沉静的风度，似乎受各种思潮的轮番冲击不甚明显。这未必是蹈常袭故，脱开文学潮流的因循守旧，而是少了一些躁急的脚步，多了一些坚实的哪怕有些缓慢的探求；它们与生活的关系是

密切的，它们把探求丰富的童心世界始终作为核心，锲而不舍。

我一向不赞成那种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割裂开来，吟域分明的观点，我也不太信服那种把儿童文学的特性夸大到绝对化程度的观念。在我看来，文学永远是一体化的，文学就是文学，儿童文学的特性应该服从整个文学的本性，成人文学不因其描写成人而高贵，儿童文学也不应因其描写儿童而低微。在这个问题上，它与题材问题其实是同理的。我们把儿童文学作为独立的品类划分出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这是与它确实负有对少年儿童施以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的任务有关，也与它的题材和阅读对象的畸重点有关。可是，这样的划分又很容易引起误解，使它的文学本性有可能无形中受到损伤。我认为，不管是以什么理由划分出来的文学品种、样式、体裁，也不管它是思潮性的（如寻根文学）、流派性的（如白洋淀派）、地域性的（如都市文学），抑或题材性的（如军事文学）、对象性的（如儿童文学），在审美意识的根本特性上，它们不会也不应有什么例外，它们都是人类精神的瑰宝，一切对艺术品的美学普遍要求，对它们都是适用的。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层次之分，要求每一部少年儿童小说都成为标准的文学通材，那是不现实的；各个作品的性能不同也是正常的，比如，有的以教育功能见长，有的侧重认识，还有的追求审美境界，有的写实，有的空灵，都可以。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儿童文学能毫无愧色地跨过各种人为的樊篱和局囿，摘取属于整个文学的桂冠。这次读到的

如《丑姆妈，丑姆妈》《四弟的绿庄园》《男人老狗》一类作品，便觉得它们既是出色的儿童文学，而放进整个文学园林又是未必逊色的佳篇。由此还引起我的若许歉疚之情。我是评论过一些文学新人的，自以为视界还不算太窄狭，可是像黄虹坚、秦文君、曾小春等作者，论功力不低于某些成人作者，论作品成色不亚于某些我们津津乐道的东西，过去我竟完全没有看过他们的作品，实属重大遗漏。不知是各个文学品类之间过于壁垒分明，还是我们在潜意识中仍然存在藐视儿童文学的因素，总之是，对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劳作的艺术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界的普遍重视，是个事实。

我之所以在总体上肯定和赞扬这批作品，正是从文学的整体性出发的，是以文学的时代性、文学的艺术性、文学表现人的深度以及文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价值尺度来观察的。在读完这些作品后，涌上心头的感触化成这样一句话，冲口而出：人生漫漫，童心深深。这感触其实是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那就是宽广与深邃。宽广，是指涉及的人生层面，容纳时代生活的幅度，看它们超越儿童文学的惯常模式，与整体社会生活熔铸的程度。深邃则是指它们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发掘深度，尤其是对童心表现的深细程度。童心曾被以往的一些作品固置为天真、无知、清纯、简单的同义形态，那其实是一种老生常谈，似是而非之论，这里的不少作品的着力点，就放在对童心的丰富性以至复杂性的表现，正是要推翻上述简单化的理解。当然，“宽广”是无止境的，肯定它们向宽广伸延，并非已达际涯；深邃也是无限量的，肯

定它们向纵深发展，并非已臻至境。我们只能说，这里的这些作品，正在沿着宽广和深邃前进。要想对它们的创作实绩、独到发现、构思、语言、手法有具体了解，还得到这些作品的艺术世界亲历一番。

二

说这些作品表现出向着宽广的人生延伸和融汇的趋势，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廉价的、外在的赞词，也不是说，只要在作品中收纳和展出了当今大千世界的缤纷样相，就算实行了这种延伸和融汇。我们所说的融汇，是内在的，有坚实的涵义，是指那种把少年儿童生活的常见主题上升为人生严肃主题的趋势，也就是，把儿童生活人生化，把浅近主题普泛化，能够用时代性的、人生的眼光看取少年儿童生活的趋向。我认为，一个人从童年、少年直到老年，会遇到各式各样数不清的难题，所遇到的问题的时空背景和性质是各异的，或者是怎样成为一个好孩子、好青年，或者怎样对待友谊、婚恋、子女，或者怎样保持晚节，不一而足。然而，在所有这些具体的、临时性的、受时间制约的问题中，必然贯穿着一些永恒的、基本的人生问题，它既适用于青少年，也适用于中老年，例如，什么才是美的性格，什么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人的健康个性和高尚情操怎样从少儿时代就逐渐培育等等就是。人格的塑造过程贯穿在人的自幼及老的全部生命过程中。所以，少儿生活主题的人生化、理想化，决不是要拔离少儿的生活、心理条件，故作高深地向成人文学攀比，

而是用高远的理想和深刻的思想去照亮少儿生活；它不是凌虚蹈空，而是紧紧与少儿生活拥抱在一起；既植根生活，又超越生活。

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可以达到的。黄虹坚的《男人老狗》既充溢着少儿生活的情趣，又把我们引向一种严肃的思考。它其实是一首男子汉的阳刚精神的赞歌。“男人老狗”这句口头禅，含义复杂，它是男性力量、责任感、承担苦难、决不轻易败下阵来、对屈辱和厄逆满不在乎之类的混合代称，其实暗喻男性的强悍、意志和魅力。少年袁穗是从父亲口中学会这个词儿的。母亲去世了，他与父亲为伴，除了在梦境中与母亲相会，他已习惯了两个光棍汉的生活。他追念母亲且排拒一切企图闯入他的家庭的女人，那情景有种悲凉意味，令人鼻酸。他小小的心灵既包含着人生的不幸也包含着独立自强的萌芽。继母胡阿姨是尊重并理解他的，他也从继母和新来的妹妹那里感到了他的责任。一切在默默无言中生长。等到生活提供机缘，要他提前承担一个男子汉保护妇女和小妹妹的责任的时刻，他终于明白了“男人老狗”的意义，把重担挑到了小小的肩头。小说不是理智地演绎某种人生哲理，而是在动作和感性中突然顿悟出人的责任问题。这小说使我想起，有部影片的主人公说过：作为一个男人，需要忍耐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比较起来，秦文君的《四弟的绿庄园》生活面要更复杂一些。虽然像《男人老狗》一样，事情是在家庭展开的，但从城市而乡村，出现了四弟、爷爷、母亲、父亲、“我”（姐

姐)等一组各具个性的人物。四弟的生存环境,是以各种性格对他的影响力而构成的,也即人物与环境是以性格碰撞的形式出现的。四弟那追求无拘无束,回归田园的个性从而得到鲜明、突出的刻画。四弟是个奇特的男孩,在母亲喋喋不休的管束下,深受压抑,“双膝并拢,弓着背,只占很小的地方”,且目光游移,时常“走神”。家人爱怨参半的目光使他痛苦,渐至“失魂落魄”,“赖学”,有点无药可救了。谁能知道,这颗幼稚的灵魂是在期待着什么。带着豪气、土气的祖父从山东老家来了,仿佛一个神秘的暗示,四弟为之活跃。这一老一少相见的情景写得颇富诗意。四弟要挟父母,决定回山东老家,祖父沉默,暗暗支援。这里其实包含着一个深邃的哲理:一株正在生长的小树,怎样选择适合的土壤。对四弟这个特殊的男孩来说,出走,回乡,也许是真正的一线生机。告别的一幕同样写得感人:“在春寒裹挟的空车站内,我们伫立许久。我牵着母亲的手,把空落落的心一颗一颗连成一体。然而当我踏进家门,一种说不出的惶惑袭上心头。少了一个人,这个家就缺了一块,从此欢乐会从缺口中逃掉,思念和忧愁会从缺口中闯进来”。分离,固然让人忧郁,但这种分离的意义又不是小康之家的伦理情感所能羁系的。“四弟如出弓的箭”,一去不回头;“四弟就像气味一般,从聚到散”。这都是很美的文字,有底蕴,展现着人生的复杂,情与理的矛盾。当“我”和父母深秋时节在老家见到四弟时,大吃一惊,“他穿得鼓鼓的像个山东大红枣,头发理得像个老头”,母亲张臂拥抱他,他却目光一闪,躲到祖父的背后。他

有了自己的庄园（田地），他收获了大量地瓜，他成了道地的乡下小伙。四弟与土地有种天然的感应，就像祖父说的，“地下是实的，土是活的，有经脉有灵性，通晓它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小说写四弟能够嗅出田地的香味，回城后为了往田里跑而失踪过一回的描写，实为神来之笔。

然而，问题在于四弟对土地的依恋，在乡下的无拘无束，执意不肯回城的决心，是他的家人们无法理喻的。作为一个城市妇女，母亲为他的固执倾洒了足够的眼泪，父亲是乡野出身的干部，还算有些理解，但“丢帽子”的细节又传达出多少复杂莫名的感情。他们都担心儿子会丧失世俗眼光中的前途和幸福。四弟终于被接回都市，不久便故态复萌，无精打采了。事实上，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双重的，说它表现了都市文明与农业文化在心理上的冲突，恐怕不算牵强；同时，更深层的，是推出了一个朴素而深沉的哲理：命运召唤每个人，人在哪里活着都是有苦有乐，心里不苦遂了意愿就好；一个人不一定适应每种土质，但总有一种合适的土壤最宜于他的成长。这也许有点偏颇，对于生活似乎有消极适应的味道，但证之于四弟其人，不是很发人深思吗？

三

为了扩大儿童文学的艺术概括力，表现时代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表现连结着少儿生活的整体生活的广阔性，我以为，视角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在我看来，儿童文学的作者看取生活的眼光大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以少儿的眼光来看少

儿，一种是以成人（老师、长辈等）的眼光来看少儿，还有一种则是以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看成人。这最后一种视角格外耐人寻味。过去，也许由于过分局囿儿童文学的实用功能，儿童看儿童或成人看儿童式的作品较多，而较少注意儿童看世界型的作品。其实，倘若留心，会发现文学史上的许多名篇正是用了儿童的视角来看世界、看人生的。我们随手就可举出像《孔乙己》（鲁迅）、《我的叔叔于勒》（莫泊桑）、《最后一课》（都德）、《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家庭教师》（茨威格）等等，当代文学中的《长长的流水》、《小兵张嘎》等也复如此。这是否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呢？其中自有奥秘存焉。童年的眼光有成年的眼光所无法取代的穿透力，它不矫饰，不扭曲，不受岁月云翳和厚重的观念的滤色镜的遮蔽，善于突入真实界，而一切人世悲欢经过童心的反射重现出来，又会产生一种加倍感人的力量。人们常说，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种真实。童年视角和儿童眼光（它本身也是多样的）所揭示的，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真实。

在这批作品中，这类作品并不多，但曾小春的《丑姆妈，丑姆妈》震人心魄，引人注目。作品写一个身世凄凉，境遇孤独的山村女人，丧失了爱却希望得到爱，奉献爱却得不到回应的故事。这“爱”，主要是一种母爱。全篇如一首散文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备极感人。作者是很年轻的，却表现出一种发自深心的，对一个不幸女性的善良而深刻的观察理解。小说围绕着丑姆妈对爱的寻求展开。丑姆妈年轻时并不丑，丈夫是个撑排佬，有年下赣州，再也没有回来，丑

姆妈于是守寡。她先是在等待中摔断左脚，继而过于伤心，眼圈红肿，变得“走路一跷一跷的，瘦削的两肩一高一矮，好似舂米的碓子，眼圈烂得红花花的，淌着浊泪……”成了名副其实的丑姆妈。没有孩子，不是母亲的丑姆妈多么喜欢孩子啊，让她洗尿布也是一种幸福。烂了眼圈跛了脚以后，她知趣地与村里孩子们保持距离，但依依不舍之情更令人不忍猝看。从城里孤儿院领回一个男孩“瓦片”后，丑姆妈的精神有了寄托，一切似乎改观了。然而，在这封闭的封建积习甚重的山镇里，她的溺爱和教育带有蒙昧色彩，“瓦片”也因之不承认她是母亲，她愈是“爱”，“瓦片”就愈是反抗，她在无法排遣的莫名痛苦中熬煎。这其实是个文化怪圈：作为旧式妇女，她加倍地“爱”，加倍希望“瓦片”承认她是亲娘；而“瓦片”出于宗法血缘观念的影响，偏不承认，且大呼“丑姆妈”。好在，除了对这层虚幻关系的追求之外，作为相依为命的亲人，人性的力量毕竟占了上风。结尾处，“瓦片”第一天去上学堂，颇感孤零，别人的孩子都是父亲送去，“瓦片”只能独自上路，对着茫茫夜海，流下莹莹泪水，回身大声向丑姆妈道别。这一声“丑姆妈”才是充满爱的。丑姆妈怎能放心；她一跷一跷地跟在孩子身后，悄悄地送他。这里，虽非血缘母子，但两个畸零者的挚爱真正地交流了，贯通了，这才是最真实的东西。这篇作品的最大特色是对丑姆妈精神世界矛盾的绝妙发掘，其次是通篇哀婉低回的抒情性。没有一句外在的说明，把生活的流动展示给我们。我曾设想，这篇作品中的人事，倘若不是采用童年视角，而是改用成人视

角叙述，也许分析性的东西会加强，作品那幽婉和纯净的“味”会损失很多。

另一篇《校园喜剧》，也采用儿童视角，也写老人，着力刻画一位迂阔、执拗、善良的老教师司徒的形象，虽浅显了些，但特色仍很突出。这位五十多岁，长着稀疏花发，罗圈腿，穿破洞爹爹衫的老教师，似已被生活压弯了腰，其实内在的心性极坚韧，是知识分子中富于韧性，“以柔弱胜刚强”的人。作品处处突现他不服输，敢斗争的个性，恰与他衰迈的外表形成对比。同学告状说被人打了，他不加调解，反问何不还手，不打怎知打不过，也是一奇。实际显示他的耿介不阿。他教气功，练气功，以致遭流氓殴打，造成一串笑料，实际是在妄想中希望自己强大。他不怕流氓，却怕老伴；不惧危险，却怕生活无着。这形象带着一种天真的凄楚，让人发出含泪的笑。小说能写出人物内在的乖舛和滑稽，得力于它那纯真好奇的儿童视角。

当今各式各样的文学形态，犹如面向广阔时代生活的各种窗口，我们要让窗户洞开，既输入外界的风云变幻，又透过窗口去观望人生世态的旋转变化的，这样才能葆有某一文学形态的活力和弹性。对儿童文学来说，切忌闭关自守，切忌题材上的陈陈相因，模式上的凝固不变，这非常重要。它的生活基础愈坚实，视野愈开阔，自己的园林就愈茂盛；反之，收缩，禁锢，戒律重重，唯恐丧失自我，这自我就愈是萎缩。我们并不主张儿童文学去与成人文学一争高下，承担它难以承载的重任；但是，我们同时认为，有益于儿童人格塑

造的题材是无比广阔的，一切儿童的、非儿童的，现实的、历史的、幻想的题材，只要有益于此时此刻儿童的心灵铸造，都有进入儿童文学领域的权利。

四

当然，毫无疑问，儿童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仍然只能是怎样深刻表现当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和心灵。那么，权衡其优劣得失的具体尺度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必须看到，所谓“童心”决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抽象而一成不变的。只有在时代生活的变幻中，在运动和旋转中，才能窥见童心的富于时代内容的变化。其次，我们有必要追求儿童文学的心理深度，有必要把少年儿童心理作为本体来探究，探究其固有的、未必为我们认识到的丰富和复杂。再次，我们还需要摆脱对少年儿童的类型化、单一化的理解，注意到少年儿童性格、境遇、心态的无限多样性，写出尽可能多样的儿童与少年的个性。就这几个方面来看，这批作品还是很有探索性的。

读王申浩的《G号方案在执行中》，那些具体场景的描写不很出色，令人惊讶的倒是社会不良风气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入某些中学生的意识，诸如浮华的作风，对金钱的崇拜，关系网的妙用等等。一次徒具形式的轻松的校外劳动，便得到一百元的报酬，有些人对劳动已十分隔膜，气氛是懒洋洋的。究其原委，原来联系人方刚的父亲正是这家工厂的厂长。然而，这毕竟是些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少年，有人已经不愿接受额

外的报酬，终于挥汗如雨搬起砖头，更多的人迅速聚集在他的周围。这作品使人顿感时代终究大变，如此复杂的关系和心态，在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中是不可能看到的。小说《空箱子》因艺术表现问题后面还会谈到，这里只想指出，它把一个神奇儿童的命运与商品经济大潮联系起来，便引出一连串的戏剧化情节。人物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充分展示自身的变化，也只有把少年儿童放进尽可能丰广的社会生活，才能凸现出他们多方面的精神层面。

《疯》是我比较欣赏的作品，作者刘慧军还是个在校的高中学生。由于写自己最熟悉的人物，有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之妙。那些机锋四露的谈吐，那些狷介不群的个性，那些谐谑和恶作剧，更具非理性的感性直观特色。但在生活的自然呈露中，我们不是很可看出当今某些青少年个性的缤纷和心态的差异吗？我们理解也罢，蹙眉也罢，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一些高中生的灵魂剖白。如果说，《疯》的特色是跳跃和放射，那么田珍颖的《女孩儿妮妮》就是一个少女人格意识苏醒的意识流。它丰富得有些驳杂，流动得有些扑朔迷离，恰恰切合了人物的惶惑莫定的心态。妮妮是个被人视为“清高”的女孩，她为了要与老师、同学和谐相处，便觉得很“累”。班主任的絮聒，霞霞的粗鄙，两个男生在她心中的交错出现，父亲的陌生，小秋的不被理解，使她感到倦怠和吃力。作品不准备回答什么问题，只是把一种心理流程掬示出来，供读者品味。

像吕清温的《女孩男孩不等式》，其实已介入近年热门的